

邱隘老街



邱隘老街

(乐树桢 摄)

乡愁

陈云

风从灰蒙蒙的空中刮过，沿着大牙交错的邱隘老街廊檐，掠过冷幽幽的邱隘河面，悄然降落在一少年身上。少年双手蜷曲，趴在打铁店矮木门上，两眼死死盯着店铺里：火红的风炉，窜起一尺多高火苗；飞溅的铁花，如流星璀璨；铿锵的锤声，声声入耳……一块废铁转瞬间在打铁匠手里变成一把锋利的镰刀。未等铁器冷却，迅疾插入清水淬火，“嗤”的一声，冒起一阵青烟，瞬间弥漫整个黑漆漆的小屋……看到这里，少年拍了拍身上的灰尘，满足地咧开了干巴巴的嘴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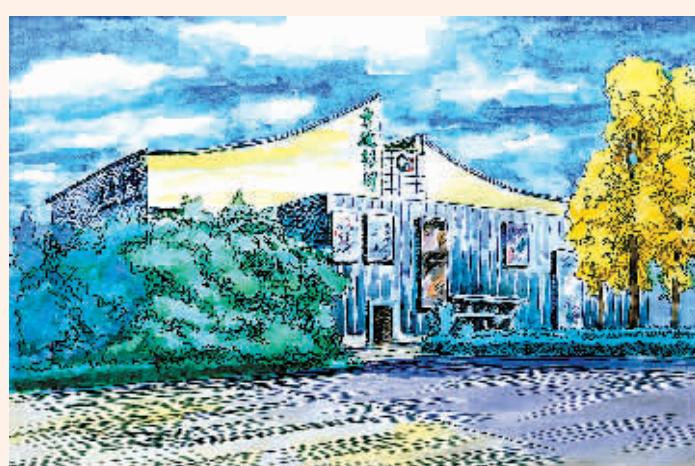
那是1974年的秋天，我就是这个趴在邱隘老街打铁店门前痴痴傻看的少年，那年我10岁。

邱隘老街南北走向，沿河而建，长百余米。老街地面由大块青石板拼凑铺就，约3米宽，较为规整。老街店铺门面一律朝东，店铺房屋以木结构为主，上下两层，一楼开门营业，二楼住人，外墙则大多由灰砖砌成。百米老街廊檐虽高低不一，参差错落，但连绵不断，日夜为路人遮雨挡风。

打铁店的南边，有副食店、饭店、煤球店等。老街上有3家副食店，分布在前桥头、新桥头、后桥头。位于前桥头的这家副食店，除了正常营业，主要还负责为各乡村副食品代销点供货。副食店下午关门较迟，有时放学后，我又饿又馋，会跑进店里，花4分钱、1两粮票买一块苔条饼，或1分钱买两件“赤膊糖”（没有糖纸包裹）。我从没进邱隘饭店吃过一次饭，倒是记得饭店里有个“快手嬷嬷”，清亮的吆喝声萦绕脑际，永难忘记。邱隘饭店每天早上供应早点，顾客只要报上想买的品种及数量，“快手嬷嬷”不假思索大声吆喝：大饼几只油条几根，一共几角几分、几两粮票。一边嘴里报价，两手同时翻飞，找零的钞票、粮票转瞬放上柜台。往往这个时候，顾客自己还没算明白账目。“快手嬷嬷”当属邱隘的“最强大脑”。

煤球店以南，有岔道，直行0.5公里，是邱隘粮站；岔道右拐往西200余米，便是71省道（现为盛莫路），呈丁字形的邱隘汽车站孤零零地矗立路旁，这是当年通往镇外的唯一一个公交车站。沿着71省道往北1公里左右，与东西走向的329国道交

甬城绘



宁波影都

宁波影都前身为大光明戏院，始建于解放前，新中国成立后由政府接管。1954年易地在江厦街重建，定名为人民电影院，是当时宁波设施最好的电影院，1960年有了宁波第一张宽银幕、第一套立体设备，它在宁波影迷心中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梦。1989年因江厦街一带建造江厦公园，电影院拆迁重建于战船街，并由此改称宁波影都。

(丁安 绘)

几起几落的“冠庄船灯”

传承

林海 陈云松 袁信禄

船灯舞是流传于宁海乡间的传统民间舞蹈，它富有激情，节奏明快，带有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和乡土气息。2015年6月，宁海县的“冠庄船灯”成功入选宁波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冠庄成为“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”。

当地正月十四“闹元宵”离不开船灯舞表演。明末清初是宁海船灯舞表演的兴盛期，据调查，有过船灯表演班子的村镇有20多个，分布在北至象山港，南至三门湾一带。抗战前后，宁海的船灯舞表演趋于衰落。1979年，宁海的船灯舞表演有复兴的机遇，其时正值宁海县“民间文艺大普查”，有文化工作者将回浦村、山头村的船灯重新挖掘了出来，并邀请他们参加当年的县城“民间文艺大会串”。后来由于经费没保障、学习者少等原因，这一民间表演艺术再次遇冷。2006年，“冠庄船灯”重新恢复，2011年又中断了，到2014年再次恢复。

2006年，带着50多位妇女搞船灯。那时的船灯比较重，30多公斤的船灯由两人抬着，10公里的路程走了3个多小时，实在是走不动了，很多人退出。”船灯传承人潘自强介绍说。

2015年11月，潘以苗出资3万元在民政部门注册了船灯俱乐部。俱乐部经常组织村里的妇女进行排练，除了船灯，还有鼓掌、锣鼓等，全队固定演出人员有40人，参加者年龄在20岁到60岁之间。

有别于北方的单船单人表演的“跑旱船”，宁海的船灯舞以双船四人组合表演的形式进行，戏曲化形式浓重，又不同于浙东地区的“采莲船”，是一种颇具地方特色的灯舞。船灯舞一般在开阔的天井或晒场上表演，服饰与越剧相同。每到一地，先由四个持高脚灯笼者占据四角，划好表演范围，以防观众拥挤影响到表演。一番开场锣鼓后，表演正式开始，一般是双船（称“龙凤船”）队形，每船各有两名表演者，分别饰小生和艄公及小旦和船娘。舞动时一般不唱，表演者依乐队的锣鼓点子变化而变换步伐。歌唱时一般只摆动船灯在原地踏步，常见的歌法有“穿八字”“驶四角”“龙吃水”“大转圆”和“倒踢靴”等。早期唱的多为平调戏的《赶船》《教子》片段，讲求的是情节性和教化意义，后期把京剧、乱弹等戏的曲目甚至民歌小调也引入演唱范围。

作为一种灯舞，船灯的制作是否精美也是人们品评优劣的一个方面。宁海的船灯一般用竹片扎成长圆形船架子，在架子的中部再扎上高约90厘米的亭阁。亭阁四面开窗，供人观赏演员所扮角色的表情。船架以黑或青色的土布蒙成船的模样，画上海浪的图案，以遮住表演者的腿脚。用锡箔或彩纸装饰船中部的亭阁，在亭阁的四个飞檐上挂上灯笼。船中和船尾可容纳两人，并有稍作舞蹈的空间。表演者用绸布条将船系在身上，用双手拎起船舷，以快速平稳的碎步前行，似水中行舟状。

最初的船灯伴奏为平调，当时叫“三坑调”，而且船灯舞重视整体表演和情节性，与一般的“跑旱



“冠庄船灯”表演

(陈云松 摄)

船”有所区别，因此有一些老船灯表演者认为它有可能是早期宁海平调艺人从“台上跑台下”的一种创造。其理由有三：一是早期宁海平调有一折《赶船》的戏，说的是书生潘必正驾舟追赶所爱的道姑陈妙常的船，该戏在舞台上的拟船动作和宁海船灯表演套路颇为相似；二是宁海船灯表演最出色的村庄如回浦、山头、新城等地，历史上曾办过平调班或活跃着一批著名平调艺人，其中回浦村的“潘紫云班”持续了几十年；三是清咸丰年间，社会动荡，确有一些平调班子散伙，失业的艺人有可能在春节、元宵之际，以其一技之长去抓收入，把台上的戏拿到台下来演。

现今，宁海船灯舞只剩下冠庄回浦还有表演队伍。据表演艺人潘国顺（1937年生）说，他们村的

船灯舞是在清同治年间开始流行的。当时船灯有凤、狮两种，辅以宁海平调，素有“宁海第一家”之美誉。清末以来，每逢元宵就有队伍走村串乡四处表演，后在社会动荡中渐趋式微。

2002年，宁海举办徐霞客开游节，有人建议将宁海的民间艺术重新搬上舞台，这点燃了人们挖掘与保护传统民间艺术的热忱。在县文化馆与街道的支持下，潘功闯、潘仲康、潘自强等一批船灯传人、老文化人，带领村民致力于船灯的制作、舞蹈的编排、唱词的整理。2006年至2010年，“冠庄船灯”连续5年参加宁海县的“5·19”大巡游活动。2015年9月，“冠庄船灯”赴杭州参加中国（浙江）非遗博览会演出，获得“优秀奖”。

旗杆门头、圣旨门头和狮子门头

老照片

桑金伟

行走在偏远的古村里，偶尔能见到大门边上的旗杆石、圣旨碑和石狮子。在你凝视时，兴许还会闪出一位老人向你诉说这些物件的来历，脸上带着几分自豪。

由这些老物件构成的大门，常被称为“旗杆门头”“圣旨门头”“狮子门头”。

旗杆门头有一对或多对旗杆立于门前，旗杆由两部分组成：旗杆和旗杆石。有人说官阶越显赫，旗杆越粗大。木质旗杆经多年风霜雨雪，化为尘屑，唯有不畏岁月侵蚀的旗杆石矗立原地。旗杆石分为两类：墩形和片状的。墩形的方有圆，有大有小，如大石础一般，中间有一个插旗杆的孔；片状的其实由两块条石平行竖立组成，用以夹旗杆，故又称旗杆夹石。在旗杆脚下开凿两个洞，与旗杆夹石的孔相一致，这样就能用硬木做成的插销将旗杆与旗杆夹石连接起来。

旗杆顶部挂一面旗（功名旗），据说功名旗是朝廷或官府送的，旗杆是自建的。旗杆石上大多刻有考取功名者的姓名，又有立石者的姓名、年代等，有的还镌刻着龙、凤、祥云等图案。

据老人介绍，树立旗杆时必须请到八种工匠，如石匠、木匠、泥匠、铁匠、铜匠、篾匠、漆匠和裁缝，家族要举行庄重热烈的仪式。

旗杆石是古代有功名者的“荣誉证书”，用来表彰考中者，也用来光宗耀祖，并激励家族中其他青年学子努力用功。故旗杆石又称“功名石”。

一个地方的旗杆石越多，越说明这个地方人才辈出。慈溪逍林镇有个村叫“旗杆王家”，有160多户人家，据传清时，有王姓仕宦人家造府第，门外竖旗杆一对，遂成村名。

掌起镇陈氏是慈溪东部的望族，自南宋进士陈让在陈家店桥旁安家以来，兴学重教，耕读传家。据不完全统计，至明清时，陈家学府在庠生（秀才）以上及为官、受奖者近500人，其中进士2人，举人8人。陈家老宅一般以建造者姓名命名，其中有叫“旗杆夹门头”的，坐落在陈家老街北侧，为三合院。大门原临陈家漕，漕边建有照壁和旗杆夹，‘旗杆夹门头’之名由此而来。据说主人是陈鸿宝，曾被封为翰林。

慈城镇黄山村的旗杆门头是清嘉庆年间朝议大夫王肃雍所建。咸丰年间，王肃雍的儿子庸德在南面庭院内竖旗杆两道，“新旗杆门头”的地名由此而生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庸德之子叫王治本，被日本文坛“仰之弥高”。有学者曾提出：宁波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做出突出贡献的有两人，明末是朱舜水，晚清是王治本。后来“新旗杆门头”改名为“下山茅家弄”，当地文化人士曾建议地名管理部门改回原地名，以延续历史文脉。

黄山村的王氏家族出过不少名人，如清代的朝议大夫王严理、旅日名人王惕斋、地理学家王鞠侯、北京大学副校长王义道、著名翻译家及科普作家王幼于、兵工专家王勤谦等，他们都是从旗杆门头走出去的。王家大屋现只存下前进，精致的门楼、砖雕早已被毁，五马头墙在1954年被改为人字墙，门口道上的旗杆则在“文革”中被毁。

圣旨门头是接受过皇上表封的人，为了张扬“浩荡”之皇恩，把写有“圣旨”两字的匾额嵌在门上。旗杆门头与功名直接有关，而圣旨门头与功名可能有联系，但没有必然联系。

去年我去了妈祖的出生地福建湄洲岛，看到妈祖庙前的牌楼上就有圣旨匾。据载，妈祖曾受历代帝王褒封，共加封32次，一道道圣旨使她成了天后。

圣旨匾好多安在牌坊上。我有祖辈桑天显，生于现慈溪周巷，后定居在钱塘（今杭州）。他的孝行感动了许多人，朝廷知悉后赐其孝子坊，牌坊建在钱塘桑天显的居住处。《余姚司前桑氏宗谱》的《坊图》中有牌坊图样：牌坊为4柱3门，冲天式，横额2层。正面的正中上额立有圣旨牌，下额刻有“钦定孝子赠工部主事桑天显”字样。

又如楠溪江中游东岸与乐清芙蓉镇接壤之处有枫林古镇，古镇上有圣旨门，现已成为景点。据载，此地有徐某，以孝友闻名乡里。明成化十八年（1482年），徐响应永嘉知县刘逊号召，捐粮赈济乐清饥民渡过难关，事后刘逊申报礼部旌表其功。明宪宗赐建“旌表徐尹尚义之门”，当地人称其为“圣旨门”。

有的圣旨牌则直接嵌在宅第的大门上。前几年去江西吉安农村时发现多处这样的门头，我想这样的大门应该不是皇上赐建的，但曾获得过圣旨应该是真的。

狮子门头是放有石狮子的大

门，狮子是用来镇宅辟邪的。据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记载：“东汉章帝和元年（87年）……月氏国遣使献扶拔师（狮）子。”一般认为这是狮子输入中国的最早年代。在古代，老虎一直是中华民族的图腾之一，然而真狮的出现，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。这种体量庞大的西方异兽比老虎更刚健强劲，以后“百兽之王”的桂冠渐渐转移到狮子头上，从此，在帝陵的护墓石兽中出现了狮子的形象。到了隋唐，中华石狮雕刻艺术进入辉煌时期。延至五代、两宋、辽金时期，石狮子从帝陵的神圣镇守逐步走向宫廷、民间，成为把门守户的吉祥物。

看来，门头安放石狮子与功名、帝王的封赠敕令没有直接关联。然而在科举制度下，一般来说获取功名才能使家庭发达，发达的家庭才有能力摆放石狮子。

慈溪市浒山街道群丰村原有童

家狮子门头。该建筑坐北朝南，硬山顶，屋面较低，柱梁粗壮简朴，具有明代建筑风格。1984年文物普查时尚余三开间大厅，1986年慈溪县人民政府将其列为第一批文物保护点，1998年因年久失修损毁。据民间相传，这里的童家由鄞地迁来，狮子门头是童家养思太公的住宅，明晚期，他官居浙江布政使，因官品高，河岸竖旗杆，大门两旁立石狮子，所以称狮子门头。

据说慈城赵文华故居也称狮子门头，内有一间用楠木建造的厅堂，传说太平军进慈城时，把楠木厅烧了，致全城香气弥漫一月之久。赵文华，明嘉靖八年（1529年）进士，授刑部主事。后人对其功过颇有争议。

无独有偶的是，诞生了著名书法家梅调鼎的慈城梅家，也叫狮子门头。



进士旗杆夹石



嵌在门上的圣旨碑



门口饱经风霜的石狮子

(桑金伟 摄)

甬城绘



宁波影都

宁波影都前身为大光明戏院，始建于解放前，新中国成立后由政府接管。1954年易地在江厦街重建，定名为人民电影院，是当时宁波设施最好的电影院，1960年有了宁波第一张宽银幕、第一套立体设备，它在宁波影迷心中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梦。1989年因江厦街一带建造江厦公园，电影院拆迁重建于战船街，并由此改称宁波影都。

(丁安 绘)